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智識第二

叔詹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出奔過鄭鄭文公弗禮叔詹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

患鄭君不聽晉重耳返國是爲文公以無禮討鄭

申繻魯大夫也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繇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孔叔鄭大夫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

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患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明年諸侯伐鄭

子良鄭大夫也宣公九年初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子展鄭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楚周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不暇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戒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又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之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子明即游販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太叔良游眅子太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子產鄭大夫子國之子襄公八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故以獲告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又鄭簡公三年鄭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子孔使尉子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令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又襄公十年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

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其年鄭尉止作亂殺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

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成子）又襄二十六年楚子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太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謂貪昧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故與楚戰者皆釁事勇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

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將積惡也惡至無日矣此年秋良霄出奔襄公三十年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與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人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慢易之微子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其年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

如[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吾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毁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昭公元年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昭公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大國晉也不

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申之會魯衛曹邾不會其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渾罕子寬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

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昭公七年子產聘於晉爲豐施歸州田於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比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責施將懼弗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魯昭公十一年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

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于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昭公十三年晉會諸侯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産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帷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産每事敏于太叔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當藝養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昭公十六年晉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人同工共朴成此雙環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

盡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鋭細小也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起宣子名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

令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無强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

敎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昭公十年

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當）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縗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孫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商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子羽鄭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昭元年圍殺郟敖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

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懐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以城外除地爲壇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爲之祖共王爲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

黜退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入逆而出子太叔鄭大夫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矣還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州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

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 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而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駟引鄭大夫也晉荀罃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引曰知伯愎而好勝是下之則可行也行去聲 乃先保南里以侍之

曹劌魯人也莊公十年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令公衣食所惠不過

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也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齊國莊子來聘於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齊

縣子魯大夫歲旱穆公召而問焉（凡穆公或作繆公）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

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大巫旱暵則舞雩也）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公子偃魯大夫也莊公十年齊師宋師伐魯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

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季文子魯大夫也文公十五年初齊侯侵魯遂伐曹討其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之道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成公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與（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主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鞍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季武子魯大夫也襄公三十年魯使者在晉晉趙孟以絳縣人爲絳縣師於是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偷也偷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後可

孟獻子魯大夫也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家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

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向慈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宣公十四年楚伐宋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者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貌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贊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

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襄公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

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又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晉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

郤克子故曰嗣卿

後晉果殺郤錡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

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繇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令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

知所過吾子必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横也横不順道必毀折其後林父逐君）又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贈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又楚子郟敖即位襄公三十年使薳罷聘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

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其後圍弒郟敖澶淵之會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晉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公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

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令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知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公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又昭公三

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子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又襄公二十八年崔杼弑其君而後自縊齊人求杼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襄仲魯大夫也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齊人弒懿公

臧武仲魯大夫也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又襄公十四年衛侯奔齊在郲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

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武仲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又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令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晋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孟公綽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展莊叔魯大夫也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魯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莊展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叔弓魯大夫也昭二年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也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

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宏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疆來召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令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若不行何之後公如楚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令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後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繇人興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先是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

以予義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歡樂為之也其可乎

叔仲昭伯魯大夫也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

而服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芉姓實嗣其誰代之任
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
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
其君而任其政其誰曰巳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
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
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
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
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子家羈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盖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其衆助季氏不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於是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罪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

子服景伯魯大夫也魯哀公十三年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言而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昬城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陽文子為魯大夫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乎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賜魯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三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智識第三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之薨閔公元年仲孫湫來省魯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其當因而間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又齊湫聘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伐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

管仲齊大夫也僖公七年諸侯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

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其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此三族者實違君之命三族鄭之大夫也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繇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曹

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曹沫執匕首刼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沫下壇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罷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彊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

曰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管仲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東郭郵齊人也齊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矣桓公竊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上視者彼必是

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君謀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自來之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擯者延而上擯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縗絰之

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則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又云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對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胎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毋得相代少頃東郭郵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

之而上分之而立管仲曰即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者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呿開唫閉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切聞諸侯之不服者其莒乎臣故言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後歸父奔齊

晏平仲齊大夫也晉欒盈奔楚魯襄公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明年齊伐晉齊侯自衛將遂伐晉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襄公二十八年

慶封惠子雅子尾之怒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又昭公三年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平仲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平仲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旗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強也爽明也又弱一个一作介焉姜其危哉齊侯伐北燕將

約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二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又髙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邪對曰善哉問事君嬰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於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

其禄不理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能全身以事君乎又晉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治衰矣今子若何晏子對曰嬰聞之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禄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志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

有之曰進退惟谷其此之謂歟叔向又問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道君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於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所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敢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

上令第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内不恤其家外不顧其交夸言愧行自勤於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進不能及上退不能獨處作窮於富利之門畢志於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於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王之所誅也有知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徙

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
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退未嘗自得也又公
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
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内可以禁暴外可
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
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内不可
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

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豬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郤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甞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

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

而宜亦反其桃茢領而死侍者復曰已死矣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陳文子齊大夫也襄二十四年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期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疆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族還自害也

苑何忌齊大夫也昭公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及衛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

（青言具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乎（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

騶忌子齊大夫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名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

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一說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晩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受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

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肦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又國策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名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魏不如早救之便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其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氏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田文齊公子號孟嘗君初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任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

宮之奇虞大夫也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之故太伯虞仲於周為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

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享有德則見享言物一而用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貪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人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因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公孫枝秦大夫也僖公九年晉惠公入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能不然則可為人法

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僖十三年晉荐饑荐饑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子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也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百里奚秦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秦伯將襲鄭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

也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繇也過吾將尸爾焉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子揖師而行揖其父于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尊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弦高者鄭商也鄭商賈人僖三十三年遇之殽矯以鄭伯

之命而犒師焉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於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矯君命勞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來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緒也當遂往之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繞朝秦大夫也文公十三年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諭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士會往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别授之馬撾并示已所策以展情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

后子秦大夫也昭公元年奔晉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絶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

不數世溼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甘茂事秦武王為左丞相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

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信
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
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
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
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
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王而臣受公仲侈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孫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

甯莊子衛大夫也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

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甯武子衛大夫也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享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絶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從之

右宰穀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出奔求復國於甯喜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

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轂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之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轂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獻公入而果誅喜

北宫文子衛大夫也初襄公三十一年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宫佗襄公獻公子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

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

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逸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褚師圃衛大夫也初齊伐晉衛侯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定公十三年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君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

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戌也驕其亡乎戌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於是戌奔魯

目夷宋大夫也字子魚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為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諸侯會宋公盟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及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與楚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公孫固宋大夫也晉重耳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欲得晉援乃以國禮禮於重耳以馬二

十乘公孫固善於舅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重耳乃去

西鉏吾宋大夫也成公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

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截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隅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子罕宋大夫也襄公二十七年向戌會諸侯之大夫以弭兵向戌宋左師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

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仲幾宋大夫也昭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爲魯昭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親近宴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

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逄滑為陳大夫哀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逄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

也若以晉辟吴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吴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臣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吴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吴其何日之有言至令陳侯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璨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智識第四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武王侵隨魯桓公六年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叔伯楚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成得臣帥師伐陳成得臣子

（玉也）討其貳於宋也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蔿賈楚大夫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

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潘尫楚大夫也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也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

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尫字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諸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也分為二隊隊部也分為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鬭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

申叔時楚大夫也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叔時老在申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蒸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龎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也）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内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絶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祥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則喪列志失列

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戰於鄢陵楚師敗績

薳子馮楚大夫也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欲興兵以伐楚也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皆楚大夫也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明年楚滅舒鳩

薳啓疆楚大夫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其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族還自害

沈尹戌楚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也代陽匄矣令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

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境裁省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以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境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公十八年也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

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强也完
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其治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
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愼其四
境猶未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
若是難以爲安也定四年吳入楚
寧國楚大夫也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
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

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而積畜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孫叔敖楚大夫也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人而居狐丘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必貴而以賤為本必高而

以下為基又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蒍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謂邱也）荊人鬼而越人機（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此地名邱邱惡畏之終不利）可長有者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請寢之丘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之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善矣此有道者之所與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

申無宇楚大夫也昭公四年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元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境莫校謂築城於外境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能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椒舉楚大夫也昭公四年申之會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湯武成康穆啓也二公齊桓公晉文公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

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岳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恨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而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范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

也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下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弑昭公魯下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弑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指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

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綠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𧓍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羮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王子勝楚大夫也昭十八年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隐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之外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士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傅時白羽改為析）

士尹池楚大夫也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犨猶出也出於子罕堂前）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流注子罕之宮而不禁之也）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鞔作履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之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徑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楚適興兵而將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

得民仁者能用人若攻之必無功徒為天下笑耳遂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藍尹亹楚大夫也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

修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子西楚大夫也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

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内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范蜎楚臣也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蜎一作蝝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

以句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于越（滑一作消）而內行章義之難（一云內自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

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季札吳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聘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昭四年豎牛作亂殺穆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邑歸之于公無邑無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遽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徙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而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李克魏大夫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

以亡者何也李克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亡也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不亡者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極慮上下俱極吴之亡也猶晩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説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

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藺相如趙大夫也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

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宋公者趙仇液之客也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

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甯越趙大夫也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兵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屍二萬以為二京京觀也甯越謂之曰惜矣不如歸屍以內攻之越聞之古之善戰莎隨賁服賁置也服則置之郤舍延屍郤舍以緩其民使得收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竭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屍則如何甯越曰不然彼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之

入其罪二與之屍而不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其上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商文事魏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

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哉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不對少頃乃曰吾不若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

魏敬魏臣也初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若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

不與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秦索其下而王不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善乃輟行

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眡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矣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

容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又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以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

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强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楚之險塞也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縣有茅亭邢丘在平皋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成皋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

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汪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究縣）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一作城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勺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

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十百一作名都數百十一作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

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免與强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惠施魏人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

必為楚擒矣是王以楚致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擒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於暴戾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使再至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虞卿趙上卿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右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之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一作攻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

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

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愈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

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

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趙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

請為從對曰魏過古卧切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段規韓康子臣也趙葭魏宣子臣也張孟談趙襄子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弗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

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於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

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之為人也麄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

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

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分其地又封二子者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而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東取成臯至韓

之取鄭也果從成皐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五